

蒙學四書讲义

一
函
四
冊

四書講義卷六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這一章因論子貢而見聖門之人才達出流俗之上通節俱是贊詞大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却一些用也沒有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輩他天資儘好費盡一生心力只做成一個無用之人故這一個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個有用之人了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而子曰女器也這原是喜他的口氣夫子說這一個器字便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個器字自然天資學問不敢亂用了然器却有貴賤之不同真的便貴假的便賤大的便貴小的便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其功業赫然天下亦多受他的賜然却多是假的小的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這樣器便使人可鄙了子貢有見於器之不同故問何器也而夫子以瑚璉許之這又是極喜他口氣瑚璉乃貴重而華美之物是真器不是假器是大器不是小器子貢之才如可使四方可接賓客多是正誼明道作用非功利誇詐者比正與瑚璉之貴重華美一般這瑚璉兩字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兩個字自然覺一切權術作用可鄙可賤觀

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真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物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之事純是戰國縱橫氣習此是相傳之謬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觀夫子稱許之如此則史記之誣可知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夫子告之如此則言外便見瑚璉雖美尙未是不器之君子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有所取以成其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尙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其說亦有味特不可以此作正意耳學者讀這章書要想如何方成得器如何方成得瑚璉的器又如何可到不器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一毫徇外爲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這個工夫不息不要自足到得熟了便能不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這一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回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氏公遷曰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患者亞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二條觀之則仁之體段可見而三子之未得爲仁不待辨矣孟武伯承懿子之家學略聞聖門之論知仁之可尙而未識仁體見三子之在聖門所守者正誼明道之學所用者存理遏欲之功故皆疑其爲仁而

不知仁之未易言也初問子路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猶未信以夫子之論近於過嚴而開斯行之之子路未可以日月至量之也蓋其見識尚在子路之下安能看得子路病痛出其視仁也粗則其視子路也重夫子謂若由也使之治賦則必堂堂正正雖伍兩卒旅之間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詐至於仁則不知也武伯問求問赤猶之間由也夫子謂若求也使之爲宰則必光明正大雖刑名錢穀之間亦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陋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若赤也使之對賓客則必文質彬彬雖揖讓周旋之際亦必在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淺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蓋三子皆求仁而未能仁者也自武伯視之則三子無一毫病痛自夫子視之則三子尙不能無病痛自武伯視之則三子已純乎天理自夫子視之則三子猶然理欲夾雜故日月至焉非夫子看不出或在或亡非夫子看不出夫子非刻論三子也仁道固如是也武伯之間猶之陳同父以漢唐比三代耳充其論勢必將金銀銅鐵混而爲一不復知辨天下遂無仁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仁道至難當日聖門高弟何等樣志向何等樣工夫夫子尙不肯輕許之吾輩今日粗粗認得個天理人欲路徑去升堂入室地位豈不甚遙然又不可看得太難了夫子不又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誠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仲弓之主敬行恕不要一毫放過不要一息放過由疎而密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則仁之地位又豈是終不可到的

明季講家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人之責只宜掄材而器使何必問仁此說大謬三個可使

字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治賦爲宰對賓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謂仁耳絕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爲將爲吏爲大行錄錄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三個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此章只是論仁並無器使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天理只管要用才使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這一章是夫子以回進賜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沈潛高明之分學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一知二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嘗差多聞多見原是聖門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是顏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注中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不過是敏鈍之分熟與不熟之分非一錯一不錯也這推測而知內居敬窮理工夫都有聖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顏子地位只是只管推測到得熟了便是明睿別無他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夫子恐其不求復進故以孰愈進之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欲其舍此學彼後來聞性與天道固一貫原不過是這個推測工夫做到純粹遂自得手不是另換一樣工夫然後得之也自明季以來講家講此章却似子貢平日工夫都錯做了故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而始悟其所以不如顏子處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仍在知二知十上較量究竟不知所以不如顏子處皆誤看

也此皆因姚江之學興謂聖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故每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謂顏子在心地上用功子貢只在知見上著力真謬論也夫子一聞其何敢望回之言知其能自知自屈遂不覺深許之許之之意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者此說似是而非謂覺了退纔肯進覺了病纔肯藥如此說則可若云便是進便是藥則似立地成佛話頭不似儒者議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爲學最不好是一個矜字最好是一個遜字常要看得自己不如人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尙且以不如顏子自歎今日我輩又萬萬不如子貢何處用得一點自矜之意然但不自矜而已亦不濟事當日子貢自謂不如顏子便猛力做進去到闔性與天道時便與顏子相去不遠今日吾輩誠自見爲不如人亦當猛力做進去就是顏子也不要怕他論吾目前地位去顏子何啻霄壤若能做得顏子工夫便與顏子一般何怕之有所以傳說論學說一個遜字又說一個敏字遜與敏缺一不可

聞一知十不限定是一貫若作一貫看了則後來子貢承多學而識之問不應有疑矣此章一字與一貫之一亦不同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這一章見仁恕之分學者當由恕以求仁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朱子謂此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

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卽是生熟難易之間耳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是仁勉強的是恕程朱於此補出仁恕二字已曲盡此章之義今日只要想這個不欲無加既爲仁者之事便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地位便是老安友信少懷的地位子貢如何却看得這樣容易雖非自謂已能如此然却似一蹴便可到的只緣他不曾著實在這個上做工夫不知這個就是仁者之事但見世上紛紛多故皆由人我間隔吾所不欲無加諸人世上便無一事不覺說得容易了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尙淺若曾在這個上著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爲氣質所拘則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爲習俗所困則知有人矣不知有人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爲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推致竭力擴充尙恐未能盡融其渣滓未能盡絕其萌芽如何可輕說得個無字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爲容易則用力必疎疎則理欲夾雜而不能辨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爲易而驟進繼必見爲難而速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世上紛紛多故由於人我之見未化亦未必非急化人我之見有以致之夫子此言不是貶駁子貢正欲其反而求之切實之地以漸及乎此也求及乎此無他亦曰恕而已矣夫子平日告子貢曰能近取譬曰可終身行皆與此言相表裏蓋由生而熟由難而易由恕而仁聖門教人一定之次序也他日子貢問性天道之後亦深服夫子之教不勝等此章亦其一端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汲汲去理會恕字或束縛於氣稟習俗人欲而

不能恕則當如孟子之強恕無忠做恕不出則當由盡己而推己恕字工夫熟則仁在是矣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這一章見聖人教不躐等之意但教不躐等四字不要粗看了學者淺深生熟之等不是教者十分明白十分留心看不清楚要在這四字內想見聖人一段至誠至明的心方好文章性天道原不是二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人文章之時有教人性天道之時不是說文章內得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亦不是常言的要玩註中罕言二字看學者火候到時方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子貢此語蓋與多學而識章相去不遠故深有得於性天道而歎夫子教法之妙若使夫子早與言性天道則亦不知其妙如此非徒不知其妙而強探臆度反將文章切實工夫不去著力便躐等而無成了惟其起初不言專教他在文章上做工夫講求其理省察於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只是文章直至工夫既久方纔使理會性天道所以便能豁然貫通就聖門觀之如顏子初時只教他去做博文約禮工夫到後來方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初時只教他去做精察力行工夫到後來方能一以貫之方其博文約禮精察力行之時未嘗與言卓立一貫之事是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其卓立一貫之時亦必有一番指點一番考驗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皆是這個教法其餘門弟子見于論語者夫子所教皆是文章上事其後來性天道聞不聞不可知然總之文章性天道是兩項工夫必不可躐等者也但有一說性天道不可躐等然

則今日學者未到顏曾地位便不必講求乎如易之陰陽太極書之降衷懷性詩之曰明曰旦以至中庸之天命孟子之性善皆當存而不論乎是又不然昔朱子輯近思錄首卷卽列太極圖說或疑陰陽變化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呂東萊先生曰後生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以此觀之夫子當日教其餘門弟子雖不與言性天道豈不一及其梗概乎止及其梗概還當不得此章言字學者但不可專事乎此躐等凌節耳非謂可存而不論也若梗概也不曾知道便說我不敢躐等聽其茫然這樣人亦難與入道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這一章圈內朱子註是一樣意思圈外程子註又是一樣意思今只當依朱子講這有道無道都要切衛國情形說不要泛看了這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上論知是謂其能自安逸能自養重就如說乖巧一般愚是謂其不知避險不知辭難就如說癡呆一般此處文法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一例不是真野人真君子但自世俗視之則謂之野人謂之君子耳此知愚亦不是真知真愚自世俗視之則謂之知謂之愚耳大抵世俗見識不過在一身得失利害上起見故如唐之伴食中書宋之三旨宰相皆可謂之知禹稷之三過不入夫子之轍環天下皆可謂之愚夫子且不與辨這個只就其所謂知愚者論之彼所共贊者其知不知武子好處不在此此是人人做得來的彼所共笑者其愚不知武子好處正在此此是他人做不來的自古

天下皆賴有這等愚人擔當若無這等愚人都據安閒的去做個個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這個愚不是一時激發能如此一時激發的只可暫時支吾稍久便倒了若如武子之百折不磨不是其天性篤擊學問深沈斷不能如此無本領人如何及得他來不可及就在愚處見不必說到成公復國轉危爲安然後見其不可及蒙引以不避艱險爲愚以保身濟君爲愚之不可及此誤也如此則是以成敗論人了總而論之自人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只是一個忠而已當國家無事時宜乎安靜則以能鎮定爲忠當國家有事時須用扶持則以能冒險爲忠武子亦何知其爲知爲愚哉學者看這一章書便要思讀書人當有以天下自任的胸襟不可專效世間占便宜的人除分外之事不可做若職分之所當爲便當勇往直前不爲利害得失所牽制方成得一個人品此皆是依朱子講若依程註則知是露作用愚是沈晦不露委曲濟難意此各是一意大全新安陳氏謂蓋於艱險中能沈晦將圖內圈外註合作一意恐未是

註以有道爲文公時無道爲成公時考左傳文公時武子尚未立朝故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作成公時此蓋拘於父子相繼之例謂左傳成公初年甯莊子尚在武子應未立朝然春秋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如何可遙斷只當依註

顏淵季路侍章

這一章總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從天理中流出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一個仁但有大小之差爾故程

子謂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蓋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間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似愛之理却卽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大抵志是學問頭腦有了這志然後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亦緣未嘗有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橫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伐無施要看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之流亦抑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生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子路聞顏子之言覺得己雖不吝猶自見爲不吝其去吝也無幾己雖無憾猶自見爲無憾其去憾也無幾此所以爽然自失且意夫子之志必更有進於是者而願聞之亦可見其虛懷而不自盡矣夫子隨口說出老安友信少懷三句不是另換一樣話頭只是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不患其不公但患未必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但患未必能盡私之類人已之間有一毫閒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毫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我病癢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堯舜猶病總無一毫閒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而總無一毫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視無伐無施者又不足言矣此分明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夫子不覺隨口流露所以平日自勵則曰慎忘食樂忘憂惟

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共求此志也顏子之欲從末由者此志也子路之未足以臧者此志也惟浴沂數語有此氣象然特窺見之而已未能實得乎此也今日吾輩如何能到得聖人這地位真西山先生嘗論之曰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蟻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施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遠又高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大全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所謂意思却只如此者不拘說何樣便見聖賢大小之分

子曰已矣乎章

這一章是以改過望人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論語中屢言及之而此一章說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其示人之意尤爲喫緊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須要先想所以未見之故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者

亦由此三件這三件帶了一分便成一分病痛或暫開而輒蔽暫強而輒弱或開於此而蔽於彼強於此而弱於彼或有一二分之開而不能徹底悔悟或有一二分之強而不能直前決勝或能見其過而不能內自訟或能內自訟而又不能見其過此所以歎其未見不必全然自暴自棄而後謂之未見惟其未見所以天下有過者多而能改者却少氣稟物欲習俗三件盤據膠結而不可解動於心而爲心過發於口而爲口過形於身而爲身過以至處事接物無往而非過或不當做而做則爲動之過或當做而不做則爲靜之過或過在前而病發於今或過在今而弊伏於後或於理上增一分則爲太過之過減一分則爲不及之過雖其淺深輕重之不同而總之皆是過學術之所以不能有純而無雜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皆由於此夫子所以深望之而不能不重歎之也然雖歎之而仍望之不止是空空歎息就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可謂能內自訟矣却未必能見其過冉求之力不足非不自見其過也却不能內自訟若顏子之不貳過不違復則皆從能見能自訟來雖其天資之美然亦必得力於夫子之激發其他弟子初頭雖未能如此後來因夫子之教而用力於此以自成其德者必多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夫子特一時歎氣稟物欲習俗之難跳脫耳學者於此切不可草草看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喫緊工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內皆有這一關戒慎恐懼便是不肯放過這一關不從這一關著力種種工夫皆不能透徹然見之訟之於既過之後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防之之法無他亦只是戒慎恐懼

蔚州魏環溪先生有四種人說謂天下有四種人吾夫子皆歎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而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弗篤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量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弗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內自訟尤難顏氏之不貳子路之喜聞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之卿大夫夙號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皆以爲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按魏先生此篇前言四種人夫子皆歎未見似及門諸子無足當此者求言人當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則此四種人原可幾及當時諸子親炙夫子之教亦必有幾及之者所云未見特就其始而言非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懼由後而論可以奮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這一章見敬爲萬事之主宰卽就簡言之非敬不可天下固有敬而不能簡者矣未有不敬而能簡者也不敬而簡則其簡爲苟簡之簡而非簡要之簡矣記者所以記此章專爲這一個敬字特因論雍而及之故詳敘其始末耳夫子許雍可使南面不是專許其簡雍的好處儘多故註合寬洪簡重言之夫子的意思只是謂世之

論南面者大約以政事爲重而不知德行可以兼政事如雍者人知其爲德行之科而不知其卽政事之才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己見子桑伯子之爲人與己有相似而不同者故舉以質之以觀夫子之去取何如伯子與雍相似不同處亦不專在簡夫子特就簡言之蓋見周末文勝天下病在煩苛得簡如伯子者亦可救得幾分如漢初承秦之弊文景以黃老治之天下亦得休息然曰可也則非全許之辭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但見夫子許其簡不能不深防其弊焉謂簡固治民之一法然敬是簡之本領有一種居敬而行簡的是有本領的簡有一種居簡而行簡的是無本領的簡居敬則中有主而又能每事順理省去煩苛則簡必得中不亦可乎居簡則中無主而又每事率意一味疎略則簡必失中豈不太簡乎蓋居敬則煩有煩之妙簡有簡之妙卽使未必得中猶賢於任意者而況其得中者乎居簡則煩有煩之病簡有簡之病卽使有意求中決不能得中而況好以偏勝者乎舍敬而言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必說到晉魏之放蕩卽如文景之與民休息而禮樂謙讓未遑亦不無太簡之弊夫子於伯子所以僅可之正是此意若使伯子有居敬本領夫子將舉之以爲南面法豈特僅可之已哉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言則默契焉所以夫子不覺喜而然之這雍之言然一句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與修己以敬一章蓋相表裏非沾沾爲一簡辨也要之仲弓之言原本於夫子夫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居敬之意也乃仲弓於問答之際隨口拈出可見其平日書紳服膺於斯也久

莫學者能如是庶幾不負師訓也哉然更有一說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居敬只是一心操持始終勿懈便是若行簡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認不真便以煩瑣爲精詳以粗疎爲簡要縱能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爲精密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須將敬的工夫著實去做此是聖學徹始徹終工夫不是到南面時方纔做的做得敬熟胸中便有主宰再去做窮理格物工夫事事要講求箇中道就煩簡言之便須煩簡得中瑣碎闊略均爲不可自日用常行以至治國平天下之事俱要細心斟酌臨事方不至偏勝勿謂此只是爲臨民者言與學者不相干也

子華使於齊章

這一章就取與辭受上見聖門精義之學義是個恰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的然惟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曾子之一以貫之亦庶幾乎此其他不是不及便是過故聖人隨處裁之使到恰好處卽如一取與辭受不但不當取而取不是義卽不當與而與亦不是義不但不當受而受不是義卽不當辭而辭亦不是義苟爲非義無論大小皆是病痛皆非君子之道子華使齊而冉子與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救天下之吝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雖先與釜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原思爲宰而辭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廉潔的事豈不可以挽天下之貪

然夫子則以一母字裁之雖與鄰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然恐厚之過而傷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非不知原思之行甚高也然恐高之過而越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爲已甚之行與之之過則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則至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何所不至哉子思取中庸二字著書以示學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皆卽是此章意思然朱子又嘗論之曰學者未得中道不幸而過甯與無吝甯廉無貪此蓋深惡貪吝之徒惟恐其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故發此論所以儆愚不肖而非謂與廉遂可過也孔門弟子無一人不望中道上走然各因其氣稟學問而或過或不及如先存一甯過之念在胸中則其離中道必益遠矣更有一說若欲一事合義也還容易至欲事事皆然都要到那恰好處不是工夫至熟安能如此顏子惟竭力於博文約禮然後能見其卓爾曾子惟隨事精察而力行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粗了這不過是一個義之樣子須要就這個上擴充去直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地位方是聖人裁成學者之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這一章總是勉勵及門之爲仁不是稱顏子貶諸子仁者吾心之德本與心是一物惟聖人純亦不已則到底是一物自聖人以下不免私欲之隔心與仁遂分爲二則以學力之淺深爲離合之久暫如回也平日用力於